


李保杰 著

当代奇卡诺文学中的
边疆叙事

*B*orderland Narratives
in Contemporary Chicano Literatu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保杰 著

当代奇卡诺文学中的 边疆叙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奇卡诺文学中的边疆叙事 / 李保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004 - 9488 - 1

I. ①当… II. ①李… III. ①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美国
IV. ①I712. 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12317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成 树
责任校对 安 然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2005年6月，我已经被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导师郭继德先生几次与我讨论我以后的研究方向问题，建议我开辟新的领域。就在那个暑期，山东大学外语学院的校友、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原元博士回母校讲学，其间讲到了拉美裔美国文学，并且推荐我阅读一些他带回来的文本。那几本书分别是鲁道夫·阿纳亚的《保佑我吧，乌勒蒂玛》、桑德拉·西斯奈罗斯的《芒果街上的房子》，以及理查德·罗德里格斯的《记忆的饥渴》。《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中那位德高望重的老民间游医使我想起儿时给我无尽温暖和庇护的老人，我感觉到了一种写作的冲动。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完成了“鲁道夫·阿纳亚与《保佑我，乌勒蒂玛》”的文稿，并且被《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接受。这次经历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我从事拉美裔文学研究的信心。博士研究生阶段我所选的研究课题就是拉美裔美国文学，此书稿就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整理而成。

“拉美裔美国文学”（Latino literature）又译作“西裔美国文学”或者“西语裔美国文学”。在美国华人社区中，“西裔文学”的这一叫法似乎更为普遍，但是这也会使人们产生一定的误解：很多对美国社会历史不甚了解的人将“西裔文学”误解为“西班牙裔美国文学”。我本人也不例外，也曾同样疑惑于“西裔文学”的具体所指。为了避免模糊不清的概念，我倾向于使用“拉美裔美国文学”或者“西语裔美国文学”，因为这两个术语或者强调这些少数族裔的移民来源地，或者强调其母语为西班牙语这一事实。

西语裔美国文学是指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少数族裔及其后裔创作的英语文学作品，这些族裔群体包括拉丁美洲移民及其后裔，也包括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裔原住民及其后裔。西语裔美国文学是个有着高度异质性的文学领域，这和西语裔人口的异质性密切相关。西语裔人口包括拉丁美洲移民及其后裔，也包括美国西南部的墨西哥裔原住民及其后裔。2007年5月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在美国的3亿人口中，西语裔人口占20.5%，并

且已经超过非裔人口，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少数族裔群体。

在书稿撰写之初，我也曾经雄心勃勃地将其定位为“拉美裔美国文学”研究，但是随着阅读和研究的开展，很快就发现不同的拉美裔文学分支之间其实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族裔群体虽然都使用西班牙语为母语，但是他们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例如，古巴裔和多米尼加裔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都远远高于墨西哥裔，这关乎拉美裔移民及其后裔的不同生存现状以及移民不同来源国的政治与历史。具体来说，1959年古巴革命以后大批古巴人出于政治原因流亡到美国，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多米尼加移民中有很多人则是为了躲避特鲁希略时期的政治迫害和“后特鲁希略时代”的社会动荡；相比之下，大部分墨西哥移民则是在1876年迪亚斯政变和1910年墨西哥革命之后为生计所迫而作为季节性农业工人来到美国。因而，过于简单化的归类方法是有失公允的。我也不得不将本著作的研究范围缩小至当代“墨西哥裔美国文学”的范畴，即“奇卡诺文学”阶段。

奇卡诺文学大致是指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当代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因为早期墨西哥裔美国文学主要使用西班牙语进行创作，所以它对于大多数英语读者来说十分陌生。在文化移入和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影响下，墨西哥裔美国文学的主题和表现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旨在再现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多重文化经历。另外，大多数作家开始用英语或者双语进行写作，从而使更多读者了解到这些文学作品。奇卡诺文学的起源早于美国主流英语文学，但是直到最近半个世纪才得到主流读者群体的广泛认同，所以说，它称得上是历史悠久、面貌全新。在经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奇卡诺文学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文学作品获得多项全国（甚至国际）重要文学奖项，作家也开始在国家重要文学活动中崭露头角。

下面接踵而至的问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研究视角。我在阅读安扎尔多瓦的作品《边疆：新生混血女儿》一书时，对她提出的“边疆”概念非常感兴趣，准备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此后不久，我受国家留学基金委、山东大学及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资助，赴加州州立大学访学，专门从事拉美裔美国文学研究。我到达美国西南部口岸城市圣地亚哥之后，才发现“边疆”研究的确是拉美裔文学的重要研究视角，而与之相关的“边界研究”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纳入了学者的研究视线。

在当代奇卡诺文学中，“边界”概念就是其中的一个实例。它既是概

念又是隐喻，来指代墨西哥裔美国人处于文化罅隙之间的多重身份，以及他们在美国的散居状况。“边界”的所指最初仅限于19世纪40年代美墨战争（1846—1848）后确立的美墨国界线。与战前相比，墨西哥的国界线向南缩进了数千英里，使得北部边陲的广袤地区脱离祖国、并入美国版图，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墨西哥人也经历了身份的“裂变”——他们被归化为美国公民。边界确立之初，由于主流文化群体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实行了经济剥削和文化同化政策，边疆地区见证了各种激烈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边界”起初代表着差异和随之而来的矛盾冲突，也成为美国心智中纷争和动荡的象征。

然而，与主流文化群体的期望背道而驰的是，边界没有成为抵挡南岸墨西哥文化影响的屏障，也没能完全发挥促进文化同化的作用；相反，它却成为促进双边影响的通道。随着人员和商品的双向流动，边界的文化影响慢慢地超越了其地理局限，边界概念呈现出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边界造就的文化整合共同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边疆风景。回顾现有边界确立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美墨边界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境界之一，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地理位置。因此，由于地理边界存在而产生的各种边界概念、文化冲突整合及其文学表征都构成了边疆叙事的重要内容。

边界研究起初是美国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研究分支，以美墨边界为研究对象，涉及边界经济、政治、历史及其文化表现形式。边界研究随着边界的确立而产生，其影响彰显于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上半叶得到全面体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文化研究的影响下，文学中的边界研究从传统的边界研究中分离出来，集中研究边界概念的文学表征。已故的墨西哥裔学者格洛丽亚·安扎尔多瓦是边界研究的一位卓越文学理论家，在其代表作《边疆：新生混血女儿》一书中，她建立了边界研究的基本文学理论框架。更重要的是，她提出了“新混血儿意识”的概念，这是一种包容性的立场，通过糅合不同身份来生成新的合力。“包容不确定身份”的主题在当代奇卡诺文学的边疆叙事中颇具代表性，成为奇卡诺群体民族文化的代表，并且对美国其他族裔文学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可见，地理意义上的边界也具有了各种象征性的含义。

“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和“奇卡诺文学”等术语的概念化都见之于各种边界概念的存在。随着1848年《瓜德卢佩—伊达尔戈条约》的签订，墨西哥文学的北部分支被归化为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大约从那时起，边界

概念就开始对美国心理（特别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心理）产生影响。墨西哥裔美国作家描写多种不同形式的边界及其影响，来反映边疆地区的文化冲突以及人们的种种反应。边界主题因而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带有（内部）殖民和反殖民的特征。尽管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具有历史和地理上的差异性，但是墨西哥裔美国文化和盎格鲁美国文化的整合始终是文学再现的一个焦点。作家们运用不同的边疆叙事方式来解构权威的核心地位，或者确立奇卡诺杂糅身份的地位。

本书尝试建立奇卡诺文学边疆研究的构架，以“边疆”意象作为中心，来研究以奇卡诺文化杂糅身份为基础的多种边疆叙事方式。边界不仅是有形的实体，而且还是心理和文学表征，它代表着差异、障碍和误解，同样体现着沟通与理解的可能性，这些因素共同构筑了边疆风貌。虽然学者们广泛研究了边界概念在文学中的应用，但是大多数研究只是把边界作为比喻意象，而以边界概念为框架的系统研究相对匮乏。书稿中边界的客观存在和其喻义都成为研究对象，边界概念的文化延伸及其对奇卡诺心理的影响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我采纳了安扎尔多瓦的观点，将“边界”概念延伸至“边疆”，以此探讨边界概念屈折深远的内涵；通过考察不同形式的跨越边界行为，试图从不同角度透视文学再现中活力四射、丰富多彩的边疆风貌。我希望通过研究叙事结构框架下的各种边疆叙事形式，结合当代奇卡诺文学从“无形”到“有形”的发展，力图对这一族裔文学进行更加全面的理解。另外，除了安扎尔多瓦的理论基础之外，对我的研究最有借鉴意义的是德裔美国学者莫妮卡·卡普的研究，她第一次将奇卡诺文学置于边界研究的框架之下，并将边界定义为“要超越的障碍”以及“要固守的家园”。但是我在研究中发现这种二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边界的不同表象对立起来，与边界作为沟通媒介的作用相矛盾。因而，我对卡普的研究进行了改进，同样采用边界研究作为框架，但是对以往奇卡诺文学边界研究中的二元论提出了质疑，并试图通过“三位一体”的构架来证明边界和边界再现的广泛性。

书稿主要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以边界的存在为基础对边界研究和奇卡诺文学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起初，边界研究中的“边界”仅指国界，包括国界线以及国界线附近的边境地区。边界逐渐地具有了比喻性含义，扩展至各种比喻意义上的边界，例如种族、阶级、性别以及性取向等等。正是因为这种概念上的复杂性，边界研究的内容极其庞杂，呈现出多

层次和异质性的特点。例如，仅仅就狭义的文化概念而言，边界研究就涉及与边界概念密切相关的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绘画、音乐、文学、历史等学科分支。边界概念的多样性使边界概念内部又衍生出不同的边界，因此，在深入理解此概念的基础上，研究者就能够把握族裔群体内部在文学表现方法上的差异。另外，正确理解边界概念还有助于将边界研究延伸至美国文学的宏观研究、拉美文学与西语裔美国文学的对比研究或者美国族裔文学分支之间的对比研究。

具体到奇卡诺文学，边界不仅使早期墨西哥裔美国文学被主流群体所忽略，而且也造就了奇卡诺文学分支之间的地缘文化差异。除了标志着墨西哥人被殖民化为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国界线之外，墨西哥裔群体内部还存在各种边界，造就了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边界的影响还渗透到墨西哥裔美国人的心理层面，使他们与白人之间产生心理隔阂，这种隔阂甚至在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亚文化群体之间同样存在。实际上，在墨西哥将北部领土割让给美国之前，这里已经经历过西班牙人对美洲土著人的殖民征服，其文化已经融合了土著文化和西班牙殖民文化，土著居民的万物有灵论和西班牙人的天主教信仰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作为墨西哥的保护神以及墨西哥人与奇卡诺民族身份象征的瓜达卢佩圣母就体现了这种结合。这片土地并入美国版图之后再次经历了殖民过程和二次文化杂糅，所以其文学表征体现出三重的文化影响，即美洲土著文化、西班牙文化和盎格鲁美国文化，这些文化要素不同程度的杂糅使奇卡诺文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西班牙语和英语之间的语言障碍以及经济剥削导致的边界冲突使早期墨西哥裔美国文学处于“无形”的地位。尽管歌颂“枪在手上”的边界英雄的科瑞多民谣深受人们喜爱，但这类歌谣属于文学再现中的抗争模式，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鄙视和压制。民权运动标志着奇卡诺文学的一个繁荣时期，“奇卡诺精神”成为文学再现的重要源泉，书写奇卡诺经历也成为反抗美国文学中白人中产阶级权威的另外一种文学话语。从文体角度来说，奇卡诺作家尝试多种文学体裁，采用西方传统文学形式表现奇卡诺主题，在“美国文学”阵地内部开辟了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奇卡娜作家发掘“哭泣的女人”和玛林琦等土著原型中的反抗意义，对其进行重新书写以达到反抗奇卡诺男权制度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地理因素使不同地区的奇卡诺文学具有地域上的差异。

理论上讲，奇卡诺文学中有三个主要的地缘历史阵营，即德克萨斯文学、新墨西哥文学和加利福尼亚文学。具体来说，新墨西哥文学由于受西班牙文化影响时间最长，西班牙口头文化传统的痕迹因而颇为明显；德克萨斯具有独特的政治斗争历史，其文学也以反抗文化霸权和政治统治为主要特色；加利福尼亚是个移民州，讲述文化移入的各种文学叙事则集中反映了移民及其后裔的“美国化”经历。尽管如此，不论是在单个作家的创作中，还是在某个作家群体的作品中，都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并且作家往往同时讲述“奇卡诺人的成长”和“成长为奇卡诺人”的经历。这种分类方法主要为研究边疆叙事的不同方式提供一个视角，因为本书最根本的出发点是单个作品对边疆概念的阐述以及这种阐述与混血儿意识的关系。

第二章主要从后现代主义角度分析边疆叙事、从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混血儿意识的杂糅性特征。在当代奇卡诺文学中，作家运用多种新颖的叙事技巧来描述边界，其中最常用的有短篇小说、虚构性自传、书信体叙述等“碎片式”叙述文本或者去中心性的叙述方式。德博拉·卡斯蒂略把这些后现代的叙述方式称为“边界叙述”，来突出其颠覆性特征。特里·伊格尔顿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真理、理性和宏大叙事的挑战，是一种“深奥的、去中心性的、没有根据的、自省的、谐谑性的、衍生性、折中的以及多元性的艺术，它模糊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以及艺术和日常经历之间的界线”。奇卡诺文学就采用了这种跨越边界的立场，通过使用“碎片式”叙事方式解构宏大叙事的中心地位，确立多种叙事声音和多重身份，以对抗单一性的“白人中产阶级男性”身份规范。琳达·哈钦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差异的相互制衡，这种定义打破了西方思想体系中的二元对立，从而淡化了中心与边缘的界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份等问题实际上属于话语叙事，应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和定义，而不仅仅是从单一的主叙事角度。

奇卡诺作家尝试多种叙事技巧，以此打破叙事权威、建立对抗性话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格洛丽亚·安扎尔多瓦通过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边疆叙事对“新混血儿意识”进行定义与阐述。她主张，“混血儿意识的目的就是打破束缚女性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通过书中活生生的事例和生动的意象展示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因为奇卡诺杂糅身份不能仅从单一纬度进行定义，所以这种调和性的立场可以使边疆居民灵活地理解他们身

份中的不同层面。通过分析《记忆的饥渴》中叙事结构与叙事主题之间的矛盾，边疆身份的文化杂糅特征可以得到印证，因而看似接受同化的立场中包含了重构的力量。在“加利布咖啡馆”中，文化杂糅则通过复调式叙述来加以表现。这两部作品都证明，要想正确理解奇卡诺人的边疆身份，对差异的包容态度不可或缺。

第三章在前一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涉及混血儿意识的几种边疆叙事模式。本章基本以弗朗兹·法农对民族文化三个发展阶段的论述为理论支持，这三个阶段分别是同化阶段、对土著文化的想象阶段以及斗争阶段。本章主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研究边疆叙事中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同化模式和抗争模式。前者以两部加利福尼亚小说为例，分别是《美国化的墨西哥人》和《奇卡诺人》，来反映奇卡诺群体所承受的来自主流文化的同化压力，以及墨西哥传统和美国经历之间的矛盾冲突。边疆叙事的同化模式也反映了奇卡诺意识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即文化对抗产生的张力弱化了奇卡诺自我的真实再现。假如没有合适的立场来和解身份中的多重因素，奇卡诺人就会陷入墨西哥文化和美国文化之间的空隙中，得不到任何一方的认可。相比之下，对抗争模式的研究以两部奇卡娜作品为例，强调女性通过重新书写墨西哥女性原型来达到构建自我身份的目的。通过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和“碎片式”叙述解构宏大叙事，奇卡娜话语获得叙述的主体性，并控制了书写的主动权。这两种模式都是对边疆身份的反思，代表了混血儿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从不同角度证明了和解立场的必要性。

第四章围绕边疆叙事中的综合模式展开。新墨西哥作家鲁道夫·阿纳亚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他提倡应该辩证地综合奇卡诺身份的不同成分，特别是要正确看待奇卡诺人的土著历史。阿纳亚继承了拉丁美洲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传统，以创造神话为主要手法来反映奇卡诺经历中的文化融合特征，探索重建奇卡诺传统信仰的可能性，以便恢复奇卡诺文化的活力，使其免于消亡。1972年，他的代表作《保佑我吧，乌勒蒂玛》出版，这对当时奇卡诺运动所倡导的抗议文学提出了挑战，并激发了奇卡诺文学界的热烈讨论，当时商榷的核心就是神话再现能否反映奇卡诺身份。阿纳亚把神话称作联系人类及其历史的“纽带”，通过神话，人们能够构建自己同历史和未来的联系，并且平衡自己的不同身份。奇卡诺神话以美洲土著神话为主，强调精神和肉体的和谐以及经历和认知的统

一。卡尔·荣格认为，神话是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因而从群体层面上来说，对历史的神话再现反映了奇卡诺群体对历史的理解；从个人层面上来说，神话中所体现的智慧代表了人类心中的真情，是人类在时间长河中逐渐积淀下来的自我认识。

事实上，创造神话的手法并不局限于新墨西哥作家，和解的智慧同样体现在其他两种模式之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例如，在以重新定义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原型（如“哭泣的女人”和玛林琦）为代表的奇卡娜抗争模式中，全新奇卡娜身份的重构依赖于辩证地融合美国经历、西班牙影响以及土著历史。因此，化解矛盾冲突既渗透在安扎尔多瓦对霸权的激烈反抗之中，也体现在桑德拉·西斯奈罗斯用诗歌语言讲述的女性成长故事之中，同样还体现在德尼斯·查维斯戏剧独白式的女性独立颂歌之中。

《保佑我吧，乌勒蒂玛》所引发的辩论远远超过了人们对单部文学作品所应有的关注，这种争论同时也验证了奇卡诺土著历史和多元文化现实之间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具体来说，《保佑我吧，乌勒蒂玛》不仅仅是对边疆身份的神话再现，而且还代表了如何明智地和解人类经历中的各种矛盾，同时也证明了边疆再现的有效性。主人公安东尼奥·马雷斯在年迈的民间游医乌勒蒂玛的引导下逐渐接受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并且主动地去理解矛盾，而不是选择逃避。这部成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奇卡诺人从纯真走向经验、从无知到有知的浪漫之旅。更重要的是，主人公理解了善恶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再困惑于世俗的矛盾和庸俗的得失，他对差异的包容心使其成为连接生活中多层次现实的现代“萨满教士”。这种和谐性的智慧与作者阿纳亚所说的“奇卡诺意识”或“新大陆精神”相呼应，也与安扎尔多瓦的混血儿意识相映成辉。因此，《保佑我吧，乌勒蒂玛》集中代表了对边疆身份综合模式的文学书写，阿纳亚创造神话的手法融合了欧洲思想框架下的集体无意识和美洲土著神话的具体内容。而相比之下，安扎尔多瓦的新混血儿意识则通过语码转换和拼贴画手法反映不同层面的现实，如同她本人所说的“剥开层层玉米皮露出其果实”。二者之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殊途同归之意。

纵观边疆叙事的不同模式，综合模式还有助于前两种模式之间的平衡，它与同化模式中的文化冲突相呼应，同时反映了抗争模式中重新书写行为的必要性。对土著历史的想象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是构建自我的方式，它以辩证地看待边界双重含义为基础，即边疆既是家园，又是

矛盾斗争的所在。

基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边界是当代奇卡诺文学中的重要理念，边疆风貌同样与众不同。边界概念源于美墨边界，但其影响渗透到美国生活的经济和文化表征之中。边疆叙事虽然具有不同的模式，但本质上是探索边疆概念对奇卡诺人生活和心理双重影响的话语叙事，其具体方式取决于作家不同的经历、认识及各自钟爱的技巧，也取决于奇卡诺文学诸分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文化杂糅身份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它经常是通过对自我身份的“碎片式”叙述来体现。这种杂糅身份或者以个人的文化历史为代价被全盘接受，或者遭到强烈抵制以反抗文化霸权或男权制权威，或者以辩证理解奇卡诺身份的不同层面为基础被接纳为生活现实。这三种模式从本质上反映了奇卡诺人对自我认知的探索，只是其时间顺序有时不甚明确。

格洛丽亚·安扎尔多瓦提出的新混血儿意识根植于奇卡诺土著历史，是一种综合性的立场。它以奇卡娜女权主义为基点，又延伸至奇卡诺文学书写、甚至美国文学的其他族裔话语分支；它从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经历出发，又着眼于全面理解多元文化的美国经历，与胡安·布鲁斯-诺瓦的“文学空间”或“创作的自由”相呼应，又同阿纳亚的“奇卡诺意识”相协调。其中的调和性智慧萌发于奇卡诺人反抗自己附属地位的努力，并且在理解奇卡诺人边疆身份的过程中逐渐汲取营养。尽管它在同化模式和抗争模式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主要包含在边疆叙事的综合模式之中。在美国文学的广阔背景下，混血儿意识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模式：从文化杂糅的角度理解美国特性。因而，它还有助于重新定义美国文学，即美国文学具有多元文化和多种族特征，而不仅仅是单一性的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文学。

在我从事研究的过程中，许多良师益友给予我无尽的关怀和帮助，才使得此书稿得以与读者见面。多年以来，特别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恩师郭继德教授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最中肯的建议，为我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我在美国从事研究期间，原元教授不仅为我提供了便利的研究条件，而且适时帮助我调整研究方向，从而使我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拉美裔文学这一陌生的领域有了初步的了解；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李德凤教授、苗兴伟教授、王俊菊教授、刘振前教授、高文汉教授、丛亚平教授、李杨教授、王勇教授、王丽丽教授、申富英教授、王湘云教

授、王颖教授、牛毓梅教授等领导和同事多年来对我关怀备至，为我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南开大学的刘世聪教授和王宏印教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李公昭教授、河南大学的高继海教授、四川大学的程锡麟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丽娜教授、济南大学的李常磊教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的严辰松教授和《外国文学研究》的聂珍钊教授、邹建军教授和罗良功教授都在我研究工作的不同阶段给予我各种帮助和鼓励，在此不单独一一致谢。此外，多年以来，好友邹慧玲、曾梅、吴瑾瑾、李英、岑伟、李永梅、李美芹、杜新宇、张生珍、靳益询等人的关爱和鼓励为艰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乐趣；家人的理解是我不断前行的动力，丈夫的无私奉献和女儿的乖巧令我感动。同时，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任明主任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本书的撰写与出版还得到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项目（边界研究与美国多元文化文学，IFW09035）与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基金的支持。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无私的支持，这项研究才得以进行，这部书稿的完成才成为可能。

拉美裔美国文学是个充满活力的领域，在国外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目前在中国内陆，西斯奈罗斯和朱诺·迪亚斯等作家的个别作品被译介过来，并在国内读者群体中引发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拉美裔文学研究也是个新兴的领域，虽然内陆已经有少数学者关注并且撰写过学术论文，但是系统的研究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界可借鉴的成果较少，更主要的是因为我的研究基础有待于夯实，所以此研究在许多方面还亟待提高。书稿面世之际，我心中仍旧惴惴然，望学界前辈和同仁不吝赐教。然而，如果我的工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对拉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尽点微薄之力的话，我也就感到无尽的满足和欣慰了。

李保杰

2010年1月于山东大学

目 录

Introduction	(1)
I . Concept of Chicano Literature	(2)
II . Border, Border-crossing and Borderlands	(14)
III . Purpose, Scope and Method	(23)
Chapter One Border Studies and Chicano Literature	(33)
I . Border Studies	(34)
i . Development of border studies	(34)
ii . Various border theories	(40)
II . Chicano Literature in Perspectives	(50)
i . Spanish and indigenous origins	(51)
ii . Chicano literature in temporal evolution	(62)
iii . Chicano literature in spatial division	(70)
Chapter Two Borderland Narratives in Perspectives	(79)
I . Postmodernist Writing as Borderland Narrative	(81)
i . Postmodernism to de-center authority	(81)
ii . Borderlands as shelter of mestiza consciousness	(88)
II . Postcolonial Hybridity and Diverse Voices in Borderland Narratives	(96)
i . Narrative of cultural hybridity as in <u>Hunger of Memory</u> ...	(96)
ii . Heteroglossia as in "The Cariboo Café"	(107)
Chapter Three Binary Positions Negotiating with Differences	(117)
I . Assimilating Modes to Acculturation	(119)
i . Individualism as in <u>Pocho</u>	(120)
ii . Acculturation in family saga	(129)
II . Resistant Modes against Dominant Cultures	(135)
i . Resistance against patriarchal dominance	(136)

ii. Resistance against Hispanic culture	(147)
Chapter Four Synthetic Positions Negotiating with Mestiza	
Consciousness	(155)
I. Synthetic Modes in Reconciliation with Binary Positions	(156)
i. Mythic reconstruction of Chicano indigenous past	(157)
ii. Reconciliation of conflicts as in <u>Bless Me, Ultima</u>	(164)
II. Borderland Identity as Cultural Hybridity	(174)
i. Indigenous past for the knowledge of hybrid identity	(176)
ii.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of differences	(183)
Conclusion	(189)
I. Major Voices at the Time	(189)
II. In-conclusiveness and In-progress: Prospect of Chicano literature	(193)
Bibliography	(198)
中文参考文献	(218)
Publications	(220)
Epilogue	(221)

Introduction

To live in the Borderlands means you
are neither *hispana india negra española*
ni gabacha, eres mestiza, mulata, half-breed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between camps
while carrying al five races on your back
not knowing which side to turn to, run from;
(Anzaldúa, Borderlands 216)

To readers outside of the group, it is amaz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such a literature as created by “Spanish-speaking”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deed, Spanish-speaking people had been silenced for over a century and their different voices were reduced to be regional and dialectal. Almost miraculously, three or four decades ago, an English voice with a strong Spanish accent was perceived and recognize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re is no way to put it back into silence ever since. If early attempts of English Only Movement aimed to wipe those soft Spanish sounds out of the country, the situation turns out to be quite unexpected. The whole picture is being mad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nd the American culture is no longer homogeneously English.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latest censuses released by the U. S. Census Bureau on May 17, 2007, among the 300 million of total American population, 55.6% are White, 20.5% Hispanics, 15.3% Black and 7.6% other minorities. This means that more than one third of American population belongs to minority groups, and that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merican population is Hispanic. For the 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Hispanics become the largest minority groups in U. S. Besides, the Hispanic has become the country’s fastest-growing group, whose population in-

creased 3.4% from 2005 to 2006. ①

On the podium of American literature, there are various voices with Spanish accents, Mexican, Puerto Rican, Cuban, Chilean, Colombian, Panamanian, Salvadorean, Argentine, Dominican, Peruvian and Costa Rican, to name a few. To study them undistinguishingly as a homogeneous whole is to be blind to their diversities and differences. For one thing, the Mexican American is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Spanish-speaking group in the U. S. According to the 2007 census, 64% of the Hispanic population is of Mexican descent②. For another, the border concept and relevant phenomena in this study are rather typical in Mexican American culture. It is largely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border” that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and acculturation is made complicated. In addition, except for Native Americans, Mexican Americans might be the only ethnic group qualified to boast to be owners of the land. Thus, the object of study in this research is Mex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border” as an essential topic.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important concepts that are to be used.

I. *Concept of Chicano Literature*

The term “Chicano literature”, most commonly adopted in academic studies, involves rather complicate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application. There are different terms used to indicate US residents or citizens of Mexican descent, such as “Mexican American”, and such American Spanish words as “Chicano” (The female form is “Chicana”) and “Mexicano” (The female form is “Mexicana”). Besides, Mexican Americans in different states may have different names, such as Californio, Nuevomexicano or Tejano, to indicate respectively Mexican Americans living in California, New Mexico and Texas, each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Span-

①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Robert Bernstein, “Minority Population Tops 100 Million,” May 17 2007, U. S. Census Bureau News, Sept 11 2008 <<http://www.census.gov/Press-Release/www/releases/archives/population/010048.html>>

② About 10% of Hispanics are of Puerto Rican background, around 3 percent each of Cuban, Salvadoran and Dominican origins, and the others are of some other Central American, South American or other Latino origins.